

胡適全集



13

第拾叁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適全集



季维龙 整理

史学·论集

<13>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整理说明

本卷收编胡适的史学论述 104 篇,包括史论、史料、史学方法、读史札记诸小类,《胡适文存》、胡适英文著述中的同类篇目不在其内。胡适的自传、胡适同时代人的传记、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水经注》研究,以及其他各学科之专史,虽属史学范畴,因立有专卷或包括在各专卷之内,故未予收入。

卷内有 50 多篇文字(主要是读史札记),胡适生前没有发表,悉据手稿影印件整理,在格式上尽量予以统一,其中的英文大都括注汉译。

卷内各篇,按写作或出版日期为序。

目 录

消夏丛摭	1
读《汉书》杂记	3
赔款小史	6
忙里偷闲的读书录	15
拟“整理国故”计划	35
《欧战全史》序	39
“研究国故”的方法	43
再谈谈“整理国故”	47
南宋初年的军费	52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54
焦循的书目	66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69
中国书的收集法	74
朱舜水的著作	91
《上海小志》序	94
文化史上的山东	97
周 官	106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109
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	118
《西洋现代史》序	124
《清季外交史料》序	126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129
跋北平图书馆藏《王韬手稿》七册	137
再生时代	140
中国再生时期	148
跋余炳文先生的《周礼今辨》	164
人文运动	166
汪龙庄等致汤文端手札的跋语	171
《崔东壁遗书》序	174
《两千年中西日历对照表》序	183
《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185
跋郝懿行、孙星衍诸人手帖	191
跋定远方氏所藏《岳忠武奏草卷子》	193
中国和日本的西化	197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	
——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	207
张元济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序	215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218
读书札记	230
读黄伯思《校定焦贛〈易林〉》序	347
《易林》考	350
《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	
——考证学方法举例	358

史籍里的两汉户口数·····	393
汉桓帝永寿二年的户口数·····	396
曹操创立的“校事”制·····	399
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404
孙吴的“校事”制·····	407
吴起“僦表之令”与商鞅“徙木之令”·····	417
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419
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	437
《论衡》不避东汉帝讳·····	450
汉末诏令不避讳·····	453
补记曹魏的“校事”·····	455
政治与亲戚	
——读《晋书·刘弘传》·····	459
郑 晓	
——读《盐邑志林》本《古言今言类编》·····	461
胡适辑校仲长统的《昌言》·····	465
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	471
《群书治要》里的《晋书》·····	473
《晋书》的改撰·····	476
长安横门汉人叫做光门	
——海外读书笔记·····	479
蒋学镛的《樗庵存稿》八卷·····	482
剑桥杂记·····	489
读刘世珩翻刻的宋乾道二年(1166)刻本	
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	523
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	528

考古学的责任与方法	543
《文史》的引子	555
《四库全书》的《夏侯阳算经》三卷提要	557
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	561
跋北京大学藏的《戴东原文》一册	565
《读〈群书治要〉里的〈晋书〉》后记	571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573
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并书后	578
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	586
五十年来的美国	591
搜集史料重于修史	598
《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	603
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	605
大明实录	611
说 史	613
《克难苦学记》序	620
陆长源的《辨疑志》	633
《中年自述》序	638
封演的《封氏闻见记》	647
历史科学的方法	652
贬天子	655
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 《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	657
记乾隆殿本《汉书》	661
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板书	663
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圻志》	674

试补刘昫《唐书·肃宗纪》缺文一页	680
记《永宪录》排印本	684
王荆公的有为主义	686
编纂《四库全书》档案	688
记光绪三年新修的《鄞县志》	700
张溥《云谷杂记》四卷	707
记铁琴铜剑楼藏的《旧唐书》宋刻本	709
文化史大纲	710
论中西文化	712
二河流域的文化	717
古埃及文化史	727
印度古代的文化	731
印度文化的中古时期	735
罗马文化史	741
论证据	748
史学与证据	750

消夏丛摭^①

崇拜英雄

凡人普通性质，莫不崇拜英雄。此东西各国所同有者也。尝读美国《少年之友》杂志，载英国文豪司各得轶事一则，乃知西国虽贩夫、走卒，亦知崇拜伟人，殊可敬也。

司各得者，英国大小说家也，生于苏格兰，故于苏之伟人、豪杰，表彰极至。我国闽县林氏所译《十字军英雄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等，皆司氏所著。其书乃似吾国史迁。林氏笔译，举国称之，然犹仅仅得原本之什一耳，此可以见司氏书之价值矣。

司氏尝赴宴席，席中食一种海鱼而甘之。明日同宴有某夫人，即躬赴市，购致此鱼，嘱渔人送至司氏所居之某地。渔人曰：夫人休矣，此间去某地几半英里，小人焉能

^① 本文无写作日期。载1908年8月27日《竞业旬报》第25期；收入《胡适早年文存》（周质平主编），台北远流1995年5月版。——编者

辍吾业，远致此物乎？夫人怵然曰：嗟夫！司各得先生明晨乃不能得此鱼充早膳矣。渔人瞿然问曰：是华尔脱·司各得先生家耶？曰：然。曰：吾往矣，吾往矣。言次遂行，行时犹自语曰：司各得先生今夜即可得此鱼充庖厨矣，何待明晨，何待明晨。

适之曰：吾国诗人多穷愁不偶于世，何不幸而不生于彼国也。

拿破仑之年少时代

拿破仑少时，读书某学校中。一日，偶与同学数十人为战阵攻守之戏，拿氏自率一军，攻一炮台，他同学则率一军为守者。拿氏攻之甚力。相持正急，适有官长过从，仪从甚盛，守者皆注视歆羨，守备皆懈。拿氏自督其众，目不他瞬，遂下此炮台。欧人多艳称之。拿氏他日以兵力雄视全欧，盖其坚忍不拔之气，早见于其幼小时代矣。

读《汉书》杂记^①

吾邱寿王(即吾邱子贛)禁民挟弓矢对曰：“(上略)臣恐奸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

我读了这几句话，我把这位吾邱先生佩服得了不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国民，要想携带一把刀，或是一把小手枪，便算是犯禁，算是私藏军火，那些良民的家里，哪里敢藏这些东西，那些行路的客商，哪里敢带这些东西。然而我记得去年江、浙一带梟匪大起，年底下，竟敢青天白日的在内河里面抢夺轮船上的客商了。那时候，梟匪来了几千人，围住抢劫，大半都带着刀子、洋枪，不但是小小的手枪，简直是大的来福枪。只可怜那些客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得束手待毙，只得睁开眼睛，随他抢，随他劫，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是禁的害呢？还是利呢？又

^① 本文署名“铁儿”，无写作日期。载1908年11月24日、12月4日《竞业旬报》第34、35期。原稿前半部分收入《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1995年5月版。——编者

如外国人的租界上，不许中国人带刀，甚至于学堂里体操教习挂把不开口的军刀，摆摆架子，都要受巡捕的干涉。然而那些流氓杀人抢劫，都带着明晃晃的刀子，差不多报上天天看见的。唉！这又何苦呢？所以我看了这位吾邱先生的话，很佩服他的好见识。我又很巴望那些老爷大人们，大家听听这几句话罢。

王吉上宣帝书曰：“（上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人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此又切中今日情弊之语也。现在的人，不管儿女年纪够得上，够不上，只顾早早强行婚嫁，害死的人，也不知多少了。如今只弄得几万万的弱种，这都是谁的罪过呢？这不是做父母的大罪吗？我很望大家留心留心这句话罢！

《匈奴传》呼韩邪将入朝于汉，议问诸大臣，皆曰：

匈奴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

我读此，我心大感动，我痛恨石敬瑭，我痛恨吴三桂。我很想骂人，咦，我骂谁呢？

汉朝的人，最讲气节，动不动就是自杀。自杀，这件事，到了如今，差不多听不见了。那汉朝的人，无论王侯将相，无论庶人，受了什么羞辱，或是自己的隐事〔被〕发觉了，一个个都肯从容自杀。那种可杀不可辱的气慨，

真正令人五体投地，佩服的了不得。何尝像现今的人，犯了卖国的大罪，纵匪的大罪，甚至于犯了几乎亡国的大罪，经世界上人齐声指骂，他却恬然无事。此外，那些贪赃得贿，暮夜苞苴，全国的人，万口唾骂，他都不顾，说什么“包羞忍耻是男儿”。简直是不要脸罢了。现今这种自杀的风气，还亏一般女同胞，她们因为没有受得那些臭男儿的熏陶，所以还顾些廉耻，一遇了有些羞耻的事，便完他一死，干干净净，而且轰轰烈烈，何等冠冕！列位休说这是匹夫匹妇的行为。大家要晓得，这便是天良未泯，这便是羞恶之心。古语说得好：“人而无耻，胡不遄死。”所以我的意思，最崇拜那些敢死之人。我很希望大家也崇拜崇拜罢。

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誓不敢出。

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王不已，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

赔款小史^①

我国今日之大患，不在于赔款，而在于忘赔款；今日之大耻，不在于赔款，而在于忘赔款之为国耻。夫至于忘赔款之为国耻，则国之生气绝矣！尚可救乎？此真今日之危机也。今我国民多有忘赔款者矣。国之士夫，有能举赔款之数者乎？芸芸细民，有能言甲午、庚子之滔天奇辱者乎？庄生之言曰：“哀莫大于心死。”今之忘赔款者，皆心死者也。吾为此惧，作《赔款小史》。

吾国赔款起于道光庚子鸦片之役（西历 1840 年），败于英人。壬寅（1842 年），和约成，割香港于英，赔款六百万 [两]，开五口以通商，是为赔款之第一次。后二十年庚申，而有英、法同盟之役（西历 1858~1861 年）。联军陷广州，囚粤督叶名琛，北犯大沽，入北京，清帝仓皇出走。辛酉和约成，赔款八百万两，是为赔款之第二次。后二十又三年甲申，而有安南之役（1884 年）。乙酉（1885

^① 本文无写作日期。载 1913 年 1 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收入《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 1995 年 5 月版。——编者

年)和议成,虽未有赔款,而安南遂为法属,是为第三次。后十年甲午(1894年),而有中日之战,吾国海军都成灰烬。乙未(1895年)和议成,赔款二百兆两,割辽东半岛及台湾以与日本,后以俄、法、德三国之干涉,日本还我辽东,而追索赔款三十兆两,共二百三十兆两,是为赔款之第四次。后二年丁酉(1897年),德人取我胶州[湾]。又明年戊戌(1898年),俄人占我旅顺。盖自道光庚子(1840年)至光绪己亥(1899年)六十年之中,吾国赔款至二百兆两之多,而战事所损失不与焉。割地至一十六万方英里之广,而若存若亡之满蒙、西藏不与焉(计胶州湾200方英里,香港30方英里,台湾13000余方英里,合之朝鲜8万方英里,安南6万方英里也,其大概四倍美国之纽约省云)。

然患犹未已也。一时朝野,愆于创巨痛深之余思,作亡羊补牢之计,则有三千伏阙,争作陈东十万罪言(此即公车上书),勉为杜牧,于是征樊英于草泽,召贾谊于长沙。乃废时文(八股文),行新政,建设学校,扶植报章。一时向风,海内观听,为之一变。嗟夫!使熙宁之变法竟成,其他效果吾不敢知,而靖康奇辱吾知免矣!无何,祸生肘腋,变起宫墙,少帝囚于掖庭,谋臣斩于柴市;栖栖名士,都登党锢之碑;赫赫国均,遂付庸顽之辈,而神州乃不可问矣!

先是有白莲之余孽,师黄天之故智,以符咒巫蛊傅会神佛,自谓金钟罩体,枪弹不侵,红灯与天,去来无迹。又以积恨外人,侧目教士,遂欲以无赖之子弟,揭攘夷之义旗。盖本之燕赵任侠之风,处叔季陵夷之世,怨毒所极,又无教育以善导之,遂致泛滥横溢,冲堤决防,而不

可收拾矣。尔时当国者肉食寡识，不能深谋远虑，为根本之计，顾欲用佞张之徒，炫人之术，图快意于一朝，逞志于列国。于时拜张鲁为神师，擢郭京为上将，以干戈为儿戏，倚盗寇作长城，大师兄、二师兄乘轩而朝，大毛子、二毛子陈尸如阜，持经却敌。悲哉！萧衍之愚，朝服临刑。惨矣！苻弘之血。其时援师云集大沽，牙樯铁舰，塞于渤海。而当局者犹不悔过，乃执旦姚以怒吴，杀申息以绝楚。于是八国联兵（俄、日、英、美、法、德、义、奥），投袂而起，长驱而前。庚子（1900年）六月，破天津；七月，陷北京。清廷帝后，仓皇西遁。联军驻北京一年有余，卒以各国互相掣肘，而美国政府“仗义执言”，首允议和，遂开和议。《辛丑和约》成，贬杀亲王、大臣十人以谢罪；赔款四百五十兆两，分四十年交付。其款由十八省照省分贫富摊派筹解（江苏最富，摊出250万两；贵州最瘠，出30万两）。而各地所焚毁之教堂就地赔款者不与焉。是为赔款之第五次。合之前后五次，赔款总数共达七百兆两，而每年之利息不与焉。

嗟夫！庚子一役，处甲午尽歼之后，元气未复，兵力不足以自守，后遭此巨劫。以无拳无勇之古国，敌世界八大强国，至今痛定思痛，犹令人不寒而慄。盖国已亡而仅存耳，抑又有甚焉者。斯役也，我则攻使馆，杀行人，歼无辜之教徒，毁教堂、学校，甚且掘西人之冢地，僇及枯骨，其影响所及，乃至今日，世界之人，犹有呼我为野蛮民族者。盖四千年文明古国之名，至是乃几扫地以尽矣，又岂仅城下之盟之为神州奇辱也哉！当和议未开之先，庚子十二月，联军领袖合致书于吾国政府，数以四大罪，中

有“不容于万国公法，不合于人道，不齿于文明”三语，我至今读之未尝不面红耳热、汗涔涔下也。

记者曰：右吾国七十年来赔款历史之大略也。记者记述既竟，欲有所言，不能终默，仅为我同学一陈之曰：昔者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战，法军大败，失地无算，普军追奔逐北，进攻法京巴黎。法人力竭议和，割地亚萨司全省，赔款五千兆法郎（合英金200兆镑，合墨银2000兆元），盖三倍于吾国之赔款矣。时法国东部为普军所据，据盟约所载，须法人付清赔款，然后交还所夺之地。当时是法人急欲赎回已碎之金瓯，遂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发行第一次公债，定额二千五百兆法郎，而购票者云集响应，数月之间，共得公债七千五百兆法郎，溢于原额者三倍矣。法政府以为：国一辱矣，不可再辱；地已失而复得，不可无以守之。于是一八七二年七月，议会决意重兴陆军，行强迫兵制，一效德国制度，期于敌兵归地之后，即足以自守而有余。然军用浩繁，国帑不给，不得已，明年遂发行第二次公债，定额三千五百兆法郎，而期月之间，共得法郎四万三千兆，盖十二倍于原征之额云。法既得此巨金，五千兆之赔款，一旦偿清。一八七三年，敌军全数退出法国境内。当时是法人励精图强，数年而新军告成。法国今日犹依然世界一大强国也。然法之何以有今日，则一八七〇年之城下之盟有以启之，而其国人之踊跃购买公债票之有以致之也。

呜呼！我同胞听之，我不云乎：一国之大患，不在于赔款，而在于忘赔款；一国之大耻，不在于赔款，而在忘赔款之为国耻。法之人惟能不忘国耻，故争输财助其国